文史资料选辑

第四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　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清宫太监回忆录……馬德清等（1）

关于太监“小德张”的回忆……溫宝田（25）

我所知道的别廷芳……张和宣（31）

河南滑县紅枪会的发展与覆灭

……孙修身 张德仲 萧振中 聶元鏡（66）

山东沂水大刀会大惨案始末……赵鍾璞（79）

孙美瑤股匪临城劫車案始末……万伯龙（87）

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紀实……翟波平（114）

西康雅屬的袍哥……楊国治（166）

旧天津的混混儿……李然犀（185）

一貫道的罪恶内幕……普道徒（210）

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……刘国兴（226）

記“江相派”——旧时代一个迷信詐財的集团

……于　城（240）

清庆亲王載振的家庭生活……汪荣堃（266）

China

清宮太監回忆录

馬德清等

〔編者按〕

这几篇回忆录是清宮太监們口述，由周春暉笔录的。

北京解放时，残余的貧苦太监为数已经不多了，这些被旧社会摧残的人，大都无以为生，在凄风苦雨中熬度他們的痛苦日子。北京市当局把他們集合到一起，給他們安排了足衣足食的生活和清靜舒适的养老环境。

太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关于他們踏过的道路和他們的見聞，有史以来，都是别人替他們写的，很少或者从来沒有他們的自述資料留传給我們。

太监馬德清說："只有新社会才让自己体会到人間溫暖，感到人們把自己当人看。"应該让这些末代太监們，把他們踏过的路讲給我們，留給后代。让人們看一看封建社会的統治阶級是怎样从肉体和精神上糟塌人，他們过的是什么样的非人生活。可惜的是末代太监虽然年紀最小的已过六十三岁，但是"皇王盛世"他們都未曾目睹，只这吉光片羽留在这里。

这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，经过实际教育，大都能讲出他們在旧社会所不願讲、不敢讲的事。笔录者尽可能地按他們讲的，記述下来。

China

难忘的酷刑

马德清

我姓馬，叫馬德清，是天津南青县窑了口人。我父亲是个卖膏药的，我母亲是个穷人家的女儿。我还有一个姐姐，現在还活着，已经七十多岁了。

小时候的事，能記起来的不多了。拿“房无一椽，地无一垄，吃上頓沒下頓”这几句話来形容我的家，也就够了。

那年头，穷人恨有錢的，也羡慕有錢的。比如我父亲，他厌煩自己的卖膏药的营生，罵地主吃人飯、拉狗屎。但是他也常常想，用什么法子，一朝变成一个有錢的。

我有一个姑母，住在邻近的村子里。她有个远房侄儿，叫李玉廷。李玉廷的父亲也是个穷人，可是自从李玉廷进了清宫，当上太监，十几年后这一家便发了：有两頃多地，还拴着几头大騾子。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，羡慕人家有办法。

青县，在清朝是个出太监的地方。当太监眞正“出息”了的，千里挑一，可是人总是往“亮”地方看啊！我父亲便下了狠心，决定让我走李玉廷的那条路了。

走这条路的头一步是“净身”，用句粗話說，就是割掉能生儿育女的玩意儿。因为当皇上的要保持他的三宫六院的“貞洁”，只容納净了身的男人在宫廷里作僕役。

我九岁的那一年，大概是光緒三十一年，有一天，我父亲哄着我，把我按在鋪上，亲自下手給我净身。那可眞把我疼坏了，也吓坏了。疼得我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。这件事，我从来不願意对人

China

讲，我并不是害羞，实在是太痛苦了。从旧社会来的苦寒人，人人都有不少伤心的事儿，可是最伤心的事，自己总是不願意想的，想起来，心就像挨針扎一样疼啊！①

請想一想，那年头，沒有麻药，沒有什么注射針、止血药那一类东西，……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，把他的要命的器官从他的身上割下去，那个孩子該多么疼啊！一根根脉通着心，心疼得簡直到要从嘴里跳出来了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的整个生殖器官便同我分家了。

动完这种手术后，要在尿道上接上一个管子，不然，肉芽长死了，尿就撒不出来啦，还得动第二次手术。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，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，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結疤，要经过一百天，让它偎脓长肉，所以要常常換"药"。說实在的，哪里是药呢，不过是塗着白腊、香油、花椒粉……的棉紙儿。每一次換"药"，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。

我記得，那个时候，我整天躺在土炕上，父亲只准我仰面朝天。有的时候，脊梁骨像断了一样，想翻一下身，可是哪敢动呢；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，伤口也牵着心疼呢！

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、尿。屁股下面垫着灰土；灰土天天換，也是湿漉漉的。

那时候，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，我也沒有淘什么气，惹犯老人家啊！母亲在家里沒有发言权，她疼我，可是救不了我。我想她一定难过极了。就在我能爬起来，拉着两条腿走路的日子里，她永远地离开我了。

---

① 述者談到这里，流下眼泪。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大約四个月后，我的伤口好了，我父亲便带着我投亲找友，想把我暫时寄养在一个地方，他好去找門路，把我送进宫里去。但是我这个残废的孩子，到处遭到亲友們的耻笑。他們責怪我父亲，可是也不同情我。最后，我姐姐把我收留下，父亲就走了。他这一走，像石沉大海一样，我們再沒有見到他，也沒有听到他的一点消息。他摧殘了我，却从我身上什么好处也沒有得到。

我十三岁的那一年，由前面讲的那个李玉廷把我送进清宫里，那时候，已经是民国了。

“毕五”、“小刀刘”和愼刑司

任福田　池煥卿

我們倆：一个叫任福田，今年八十多岁了，大概是活着的太监里的最老的一个了。一个叫池煥卿，今年也七十多岁了。

馬老先生讲的淨身的情况，就是那样，用不着再补充了。但是当父亲的亲自动手給儿子淨身，終究是不多見的，大多数人都是把子弟送到专門干这种营生的地方去淨身的。

光緒二十几年前，在北京专門干这种营生的，有南长街会計司胡同的“毕五”和地安門内方砖胡同的“小刀刘”。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，他們每年按四季，每一季給总管内务府进四十名太监。淨身一类的“手续”就全由他們两家包办了。

太监的来路有几条，穷人家，被生活所迫，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，将来得些好处，这是一条；歹人拐騙别人家的小孩，送到毕、刘两家，图得一笔身价，这是一条；毕、刘两家誘騙苦寒人，說当太监有这些、那些好处，鼓吹他們把子弟送进宫里，这是一条；有的人犯

China

了重罪，拿"净身"来逃避"刑罚"，这又是一条。千条万条，一句話，被送上这条断子絕孙的絕路的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弟。

那年头，直隶省的青县、靜海、滄州、昌平、平谷、任邱、河間、南皮、涿县、枣强、交河、大城、霸县、文安、灰云、东光，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。因为一个地方，有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財，对穷人家就会起影响。而且他們彼此援引、介紹、鼓吹，也就成了风气。这和老早年青县、乐亭一些地方的妇女，彼此援引、影响，到北京来当老媽一样

那年头，想把孩子送宮里当太监的人，首先要到毕家或刘家"挂挡子"，也就是报名　经过审查——看相貌，言談，聪明伶俐劲儿，摸襠(隔着褲子摸生殖器官)——认为合格以后，才收留呢。

"净身"这件事是由毕、刘两家包办的，他們积有多年的经验，而且有一套設备，比起馬老先生的父亲总会爽利得多　但是挨過治的人也是疼得死去活来的，因为这两家也沒有什么止痛、止血的灵丹妙药。动手术用的刀子在火上烧一烧就算消毒了。

养好了伤，在进宮之前，每个人要备置一套靴帽袍褂。这笔治装費，連同挂挡、淨身、疗养、飲食、医药等等費用，毕、刘两家可不白送。这些費用合起来总有百八十两銀子，穷人家向哪里去凑呢。拿不出来，就得事前立下"文书借契"，等孩子进了宮，听凭毕、刘两家从孩子应領的"月分"里扣。月分少，利息大，如果进宮后混得不怎么好，这笔債十几年还还不清呢！为了"报答"毕、刘两家引进的"情分"，以及希望他們能在总管太监跟前說几句好話，进宮之后，逢年过节还要給这两家送礼：尺头啦(衣料)，皮毛啦，銀錢啦，其他什么啦。

毕、刘两家从穷苦人家或騙子手(那年头，社会上把拐騙幼童

China

的人叫作“拍花的”)那里买来的孩子，就成了他們两家的人了　这些孩子們进宫以后，月分錢和别的进項就全归他們两家了。

毕、刘两家收买的孩子都是长得漂亮，聪明伶俐的　他們十几岁就被送进宫里，当“童监”、“孩监”。这些孩子一般都得到后、妃、貴人的喜爱，俸祿和当“上差”的中小太监差不多。毕、刘两家就把进奉“童监”和“孩监”当作发財的买卖，想方設法买小孩，給他們淨身，往宫里送。

光緒二十六年(1900年)，毕、刘两家的“包办”机构被取消了，改由愼刑司管理。愼刑司是总管內务府下面的一个司，原来的地址在北长街北口路西，它是掌管总管內务府应管的刑罰一类事的。那年头，太监們犯法，就是由这个司責罰。

愼刑司的情况，不是我們当太监能够詳細知道的，我就不再多談了。

进宫和拜师父

赵荣陞　张修德　魏子卿

早先年进宫的情景，我們沒見过，就不說了。現在把我們进宫的場面讲給大家听听。

我們是光緒三十一年(1905年)进宫的。进宫前在愼刑司住了些日子，沒有在旗的，要认旗，也就是要我們这些准备进宫的人归到哪一旗下，比如归鑲白旗啊、鑲紅旗啊，……这大概是为了明确一下身分，将来好有人負責。旗的詳細情况，我們也不清楚，就不談了。

入宫以前，大家都准备好新衣服，布袍子，靴子，腰上扎的带

China

子。还要演礼，学习怎样跪，怎样磕头，怎样回話。我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。封建时代，人們把皇上看成天人，金口玉言，应对进退上出了叉头，保不住会把脑袋丢掉。教我們演礼的人也左叮嚀，右嘱咐，要我們学好，临时也不要发慌。比如說下跪吧，要先跪左腿，后跪右腿，跪下去，袍子不能褶在腿底下；上边問話，什么时候抬头，抬头后眼睛往哪里瞧，都有一定的規矩，不能乱来。

一天早晨，总管内务府的老爷，把我們領进宮去，进的是午門旁边的一个門，低着头跟人家走到养心殿，跪在院里，听候挑选。

我們的名字，年岁，来路，……早就由慎刑司写好呈上去了。

跪了一会儿，西佛爷来了——那个时候我們把慈禧太后称作西佛爷——，我們偷眼瞧，她手里拿着牌子，按牌子上写的名字仔細地端詳了我們一陣，叫几个人的名字。被叫的人抬起头来回話。一会儿她就离开了。西佛爷，看起来还不老，很有精神。

西佛爷挑中的人，留在她或皇上那儿，剩下的分給别的地方。那时候，清宮里用太监的机构还有四十八处，每处里的人数并不少，但是誰不願意多弄几个人呢，人多了，每个人作的事就轻松了。实在分不出去的，还可以分給外府。王府里也用太监。

决定留在宮里以后，首先要认师父。能当师父的都是地位高，年紀大的太监。像总管太监、首領太监这一类人，一輩子收的徒弟多得很。徒弟們跟师父学規矩礼法，师父用徒弟作自己的僕役。一个师父将来能有几个出息了的徒弟，不但有面子，而且也有实际好处。

宮里的規矩礼法多，够你学几年的。比如叩头、請安就有多少样儿，对什么人，什么时候怎样跪拜，都有一定的形式；梳头，端茶，斟水，摆膳，服侍上边穿衣服，传事，回話……都有一定的作法。能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学到看上边的眼神行事，能摸出主子的心情，“投其所好”，那才有“出息”呢。还有，在宫里讲話有不少忌諱，忌諱的話是不能上口的，必須认眞地記住。

上面讲的那些事，都要跟师父学，服侍师父起居飲食，也要学。学得快，学得好，討得师父喜欢，就有“发迹”的希望了。

初进宫的人，师父就是自己的主人，把师父服侍好是自己的惟一任务。早晨天不亮就得起来，給师父准备漱口水、洗脸水。钟点到了，要轻轻地走到师父炕边，轻轻地叫醒他，服侍他穿衣服。夜里，师父睡下后，自己才敢休息，而且睡得还要机灵些，师父什么时候喚，要立刻应声。

太监的品級不一，大小有别，一层制一层，一层压一层，当徒弟的是最末的一层，师父有气沒地方泄的时候，徒弟就遭殃了。

同时当徒弟的，也有先后之分，比自己先进宫的人，叫陈人，陈人在新人面前也有时摆架子、逞威风呢。

旧社会，行行有行行的苦处，最要紧的是忍耐。我們在作徒弟的时候，什么事都是逆来順受，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。說一句不好听的話吧，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。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，眞的“出息”的有几个呢！眞的“出息”了的人，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，就要捞本，好好地来享受一番，把当年自己受的，轉給下一輩了。

入宫后我們是怎样“受訓”的

池煥卿　赵荣陛　边法长

皇帝的宫里，規矩礼法多，我們这些乡下穷孩子进了宫是要

China

"受訓"的。不过那时候上一輩太监"訓"我們，并沒有一定的譜儿。

我們被送进宫里后，最初是上不了什么場面的，在下边认过师父，跟师父学本事。

先說称呼吧，宫里头的太监把皇帝称作万岁爷或皇上爷，把太后称作老佛爷，把女主称作老爷子。在外面，老爷子本来是对年老的男人的称呼，可是在宫里，它的用場却不同了。比如对端康皇太妃、敬懿皇太妃，都要把她們称作老爷子。至于太监們彼此的称呼，同輩的互称爷，张的张爷，李的李爷，低一級的把高一級的称作师父。太监們不喜欢人們把他們直称作太监，如果你把他們叫作老公，那簡直是罵他們八輩祖宗，这一套称呼是要先記住的。

忌圣諱这件事，上年紀的人大概都晓得，在宫里，这更是一件最要紧的事。不单是与万岁爷的名字同音的字不能上口，太后、娘娘、太妃的名字也一样。这些应避的字音是要牢牢記住的。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小德张，本来他的名字叫春喜，因为隆裕太后的小名叫喜哥，喜字犯了圣諱，小德张就被改名叫恒太了。还有不吉利的話，就是在私下里也不許上口，紫禁城里是不許讲丧气話的。

要学习請安的礼法。在宫里，膝盖是不值錢的，可是你不能一跪了事，跪拜是多种多样的。比如向主子回話、請安，跪的是双腿安，就是两条腿先左后右地跪下去，身子要挺直，摘下帽子，放在身右边。謝恩、謝賞或者万寿节……对主子要三跪九叩。为了表示感激"浩蕩的天恩"，有的时候还要把头往地上撞，撞出声音来。这就是俗話說的磕响头。还有单腿安，这是用来对待上司或者品級低一些的人的。日常侍奉主子的太监，虽然不是天天見到主子就磕头，可是俗話說的"站有站样，坐有坐样"，这个样儿也得学习。上了班，无論是站在主子身边或者在廊沿下听候吩咐，都得笔直地站

China

在那儿，两只手紧垂在身子的两旁，要像庙里的金童玉女塑像一样，纹絲不动。站久了，脚掌子都站出了毛病，但是也得保住避猫鼠的样儿。这些礼法学不到家，首領太监是不会把你提上去的。

回主子或者頂头上司的話也有一定的規矩，第一要熟练的是上边的吩咐一入耳就得明白，这是不能向上边要求再吩咐一次或者解释的　第二是，要用"嗻"来表示自己領会了吩咐，不能用"嗯""啊"一类字眼　在这方面显出你的机灵劲儿，才有"出息"呢。

給上边請安，說起来是个俗套子，但是也得学。比如"吉祥"这句話是用在日常問安上，"进得好"是用在飯后的問安上……。

当师父的并不是按什么計划来教你，是要你随时注意，随时学的；等到一朝人家看中了你，把你挑上去。比如到御前或者某一个宫里，你还要拜那里的頂头太监作师父，继续学

比如斟茶、倒水，摆膳、递东西，不能一下子拿过去就算事　第一，不能捧在你的脑前递，你必须把东西捧在身子前边，同时又得把身侧过去。第二，不能捧得过低过高，大約的高度是在你的眉心的地方。

又比如主子吸水烟的时候，你得跪在地上，把仙鶴腿水烟袋，用手握紧，小水烟袋你得站着捧在手里，随时装烟，吹紙媒儿。你得掌握好点火的时間。这件事不经过长时間留心观察，是作不好的。那时候清宫里的主子抽水烟、旱烟成了生活中的常事。一般是飯后抽水烟，平时抽旱烟，用不着主子吩咐，到时候得准备好，捧上去。

宫里抽鴉片烟的事是少有的。只有宣統皇帝的皇后抽，侍候烧烟要跪在地上。皇后左边吸四口，在她倒过身子的时候，你得把烟具随着捧过去，再服侍她右边吸四口。当然服侍长了，人也就成了机器，节奏不差，但是在最初，也紧张地够人受的。

China

服侍上边穿衣服，有专管御衣的司接季节准备。可是直接服侍的人也得記清楚，而且主子的胳膊腿不能随着服侍人的意思动弹，你得迁就他，要让他在穿着的时候一点不感觉别扭。这也得学。

膳房里有荤局、素局、点心局，对哪一宫、哪一个主子每天都有一定的进献样数。传膳声一下，取膳的人不能慌，要按你的号儿从膳房的轉动架上往下取，取錯了、漏了是不行的。

跟主子到哪一个宫去，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溜弯儿、散心，除了主子身旁的两名太监，随在左右搀扶之外，其余的人要随在身后，捧着应携带的东西。如果主子坐轎出去，扶轎杆的、随轎的都要走一定的步伐，起轎、落轎、搭帘子也都得小心謹慎。

晚上坐更，白天站班，尽管什么事也沒有，也不能擅离职守。如果皇上召見那位大臣，圣旨传下来，你得准确地往下传，"带某某大臣……"。大臣或王爷被带上来之后，你得放下帘子，赶紧躲开，站到既听不到室內的說話却又能听到主子命令的地方去。

这礼法說起来太多了，够人学的。所幸太监們各司己事，把你分內的事学到家，也就够用了。不过学这些事，要凭自己的心計，师父从不給你讲明要求，也很少指点你，要你自己去琢磨，或者要你私下演习一下。可是师父注意检查你的現实活动，如果你在哪方面作錯了，轻则狠狠地挖苦你一頓，虽然不罵爷爷奶奶，但是够你受的。重则巴掌便上了你的脸，你虽然挨师父打，口里还得說好的，脸也不能往左往右躲。至于出了大錯，挨板子、挨禁閉也是常事。

这是我們作太监的头一个阶段必经的路儿。这是把人訓练成奴才的经过啊！我們当初受的"訓"沒有系統，"不正規"，回忆起来也就讲得更不系統了。

China

御前太监的一天生活

魏子卿　戴寿臣　刘子杰　孙尚贤

现在把我們当"御前"的情形讲一下。

我們进宫后，先在东夹道里打杂，熬了几年，当了"御前"。"御前"就是在皇上跟前作事的，他們都住在东西夹道里，分班侍候皇上。

东西夹道都有領头的太监，人們把他叫作带班的。早晨天曚曚亮就起来，盥漱之后，穿好衣服，由带班的領到皇上那儿去。那时候，皇上是住在养心殿后殿的寝宫里。

带班的先上去給皇上請安，双膝跪地，稟报后退下来，他的事就完了。我們当御前的照例不跪拜，上了班就各人作个人的事去。其实也沒有什么值得讲的事，不外是站班、听吩咐罢了。

皇上用过早点之后，御前們排队，陪駕到上书房去，大家都慢騰騰地走，走到上书房，在屋里屋外站班，除了端茶倒水，接受随时交下来的差事，也是閑着的时候多。

皇上从书房回来，十一点钟就摆膳了。膳是由厨房里的塔塔們送来，御前一提盒一提盒地接过来，又一碗一碗地摆在两张大八仙桌上。八仙桌是摆在地下，两张桌子連着，前一张靠近炕上摆着的楠木炕桌。

午餐的菜总有三十几样，都盛在带盖的碗里。除了例进的菜，每天还有太后賜的，后、妃等人献的，合計起来有四十几品。皇上吩咐一声"碗盖"，就开飯了。御前們站在屋地上，把八仙桌上的菜往炕桌上传。那么多的菜，皇上哪能样样尝呢，也不过是拿来摆摆

China

样子罢了。

御前的袖口是白布縫制的，两只手也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看起来，是够卫生的。

皇上吃完飯，下一班御前就来接班了，上一班退下去，什么事也沒有，干歇着，一直歇一天半。

下半天，皇上也許到各地方走走，也許休息，也許作点什么，御前們随着他轉，一直到晚上摆晚膳。

晚上八点钟，由总管太监那儿传下“上門、打錢粮，灯火小心！”的口号，一呼众传，一直传到紫禁城的各門。“上門”就是上門門。“打錢粮”是上鎖。“灯火小心”大家都明白，用不着解释了。

这个口号一喊，凡是男人，都得出宫，夜里，宫廷里是一个男人也不留的，除了太监和值班的御医。

服侍皇上就寝时，又換上另一班御前了。皇上睡下后，几名御前就在皇上的寢宫地下“坐更”（“更”字在这里念成“京”），另外的御前在外边“坐更”。說是坐更，有时也打个盹儿或者睡一会儿，反正不耽誤事就行了。

当皇上的同外边老百姓过日子大不相同，他們夫妻不同桌吃飯，也不同床睡觉。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时間到皇上这儿請安，眞像客人一样。

御前和带班的每天还有一項任务，就是按时候分几次到太后、太妃和应当去的宫里，跪报皇上昨天睡的怎样，每一餐进了多少飲食，給太后、太妃請安。这些都是把背好的熟套子，絲毫沒有感情地念誦一遍，大概听的人也听厌煩了，很少得到什么反响。如果哪一天，太后点头笑笑，或者問上个半句話，去稟报的太监倒认为这是太后給自己的面子，也就是說賞了脸，心上說不出地舒服，甚至

China

終身不忘，而絕不认为这是对皇上的关心。

現在回想起来，帝王之家充滿了虛伪、客套，在这里找不到家人父子夫妇間的眞正感情。

御前的一天生活，就是这样。当班的时候沒有多少事作，不当班的时候，除了服侍老爷（宮里这样称呼上层太监）也沒有什么事作。在固定的圈子里走，也走膩了。宮里沒有休假，有时候請几个钟头假到外边去玩玩，也沒有散心的地方，而且进出宮手续很麻煩。过去凭"腰牌"出入，"腰牌"等于現在机关用的出門证，是木制的，上 边有火印；到民国以后，改用粘本人照片的"护照"。出入宮門要給苏祿看，苏祿大概是滿洲話，就是护軍。

心里煩还有一个原因，服侍皇上事情虽然少，但是并不轻易，比如給皇上梳头打辮子，就得十分小心，作得要麻利，要好，还要皇上覚得舒适，皇上是"金人"，不能让他覚得一点不舒服。服侍他穿衣服也要周到。当皇上、皇后的，衣服从来是要人家穿的，什么时候进什么衣服、靴袜都有讲究，不能弄錯了。

封建社会，当皇上的是天下第一人，但是他也有心煩的时候，心煩沒有地方发泄，当御前的就倒霉了。有的时候，沒有緣由地遭到辱罵、責打。我們是眞正的奴隶，主人随心所欲地看待我們，高兴的时候也許喚我們的小名或外号，不高兴的时候乱七八糟地打我們，打死了拖出去，沒有人管。

王祥亲眼看見珍妃被丢到井里

戴　寿　臣

听說珍妃被害的事已经有許多人写过。我們过去同人中一位

China

叫王祥的是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去的。以下是王祥在前几年对我讲的話。

珍妃是光緒皇上的妃子。当皇上的夫妻生活并不像外边老百姓那样和美，真有两口子的味儿。皇上和皇后、妃子的中间有多少礼法，虛套子，他們彼此都很少能領会到家庭的乐趣。

珍妃同一般妃子不一样，她活泼，沒有被虛套子捆住。王祥看見过她穿着皇上的服装，扮作光緒皇上在宮里走，她有时还穿上太监的服装，陪着光緒皇上在养心殿里办事。她能拉会唱，年轻貌美。光緒皇上在政治上被压制，生活行动都受西太后監視，心里一定很煩惱，能有这样的一个妃子陪伴他，他一定很喜欢。

西太后年轻守寡，对这一对的恩爱劲儿，当然看不上眼，更重要的是西太后和光緒皇上的政見的冲突，她恨不得一口把光緒吞下去，对珍妃就更放不过手了，因此，早就把她打进冷宮去。

八国联軍打近了北京，西太后站不住脚，临走的时候，把珍妃害了。

王祥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，在宮里当演戏里洋枪队。他清楚地記得，庚子年七月二十日，宮里乱七八糟的，西太后和光緒皇上都改变了装束，就要逃出宮了。就在这个当儿，她亲自率領瑾妃和御前首領太监崔玉貴、王德环到了寧寿宮，把珍妃从三所（就是冷宮）里提出来。

珍妃在冷宮不知道已经受了多少折磨。她被提到西太后跟前，我們从門縫里看到她，战战兢兢，憔悴的样儿。

西太后究竟同她說了些什么，王祥沒有听見。后来在場的太监們传說，西太后对她說，現在太后同皇上就要离京了，本来想帶她走，但是兵荒馬乱的年月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丢了皇家的体面，就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